

【育儿速读】

“14岁”期待爱的羽翼

当孩子到14岁左右时,许多家长会发现,原本听话懂事的孩子变得越来越叛逆,而且心思敏感、脆弱,遇事多疑,又不愿向家长倾诉,甚至学习成绩欠佳、行为习惯不良,类似一名14岁少年在网吧刺杀了自己父亲这样的恶性事件也非孤例。

14岁是危险叛逆期,更是最佳塑造期。14岁左右的孩子是“半成品”的,既有独立成熟的一面,又限于经验、年龄而独立不起来,也就造成了家庭教育最困难的时期。在这一阶段,家长一定要下足功夫,妥善解决问题,让孩子顺利发展。 宋旭辉

“心留守”期待爱的羽翼

周末住校回家的儿子总共与田先生说了五句话:“好”、“下周要买书”、“差不多”、“不去”、“走了”——“父子间一周只说五句话”这条新闻,引起了很多家长的共鸣。近年来留守儿童已不再是乡村的“专利”,城市“留守儿童”和父母的话也越来越少。

生存压力和竞争压力之下,很多家长每天努力挣钱,为孩子们将来上名校、出国留学积累财富,却忽视了对孩子的精神关爱。

儿童成长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,无论哪一个环节出问题,都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影响。家长首先要懂得怎么爱孩子,不仅仅在物质上,更要在精神上关心孩子。 简丹

事实孤儿期待爱的羽翼

民政部曾进行全国孤儿排查,发现有那么一批“事实孤儿”,父母双方或其中一方虽然没有死亡或失踪,但是事实上不能提供经济支持和照料。

北京师范大学儿童福利中心课题组最近的调查结果认为,全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总数为57万。

我们不知道在上海有多少这样“不是孤儿胜似孤儿”的孩子,但可以肯定的是,这些孩子渴望着家的温暖。 曹慎



母爱温暖姜文

姜文的童年是在唐山的姥姥家度过的。父亲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人,母亲是性格开朗的音乐教师。在从姥姥家回到父母身边后,又辗转到过贵州、湖南。四处迁移的生活和部队的特殊环境对姜文产生了不小影响,同时也丰富了他的社会阅历。

姜文小时候很调皮、也很“直”,干什么全在面上摆着。姜文说:“小时候妈妈对我很严厉,因为我是长子,她觉得把我管住了,余下都好办了。”因此,姜文小时候没少挨妈妈的揍。

姜文的弟弟姜武考北京电影学院很不顺利,考了3年都没考上,而

且都是在最后一轮被淘汰。当姜武告诉妈妈这件事时,妈妈正在磨豆腐。她一边干活儿一边对儿子说:“没事,儿子,明年再考,你是最棒的。来,帮我切豆腐。”说完,就不再提这事,一句数落也没有。

相信孩子能行,遇事能举重若轻。母亲很少责怪自己的孩子这不好、那不行,相反,她总是鼓励儿子:“去干吧!你肯定能干好!”

姜文17岁那年想考中戏,那时候当演员不像现在这么光鲜,前景也不明朗。但母亲说:“你觉得好玩儿就考吧。”这句话很厉害,其一是尊重孩

子的意愿,其二是重视孩子的兴趣。

“好玩儿”是什么?是放松,是快乐,是有意思。放松就不会拘谨,快乐就能很享受,觉得有意思就会乐此不疲。当姜文被问及他母亲的教育方式有什么与众不同时,姜文说:“原来我觉得我妈挺没追求的,除了小时候让我好好读书之外,我大学一毕业,她再也不逼着我干什么了。她永远是两句话——吃好,睡好。我说:‘怎么这么没追求?能关心我点别的吗?’等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时,发现这两句话对生命的意义来讲是最根本、最重要的。这是妈对儿子说的话。” 张萌

家庭教育该不该外包

生活外包已成为现代人的选择。随着教育产业化发展,社会上各种教育机构丰富完善着家庭教育外包。问题是,如果生活里的一切都由购买的服务代来完成,我们又怎么体会生活的滋味?忙着挣钱,再购买服务来代替陪伴孩子的时光,我们的情感又将何处依托?

所谓教育外包,就是家长把教育孩子的事外包给相关机构或个人去做,由他们全权负责孩子的教育学习问题。有的把孩子送进老师全程监督辅导的寄宿制私立学校;把好动调皮的问题孩子送进儿童行为研究者创办的专业托管机构;把网瘾严重、不想学习的孩子送到“行走学校”,用透支体力和恶劣的物质条件来折磨孩子;还有些父母,每月付费给孩子学校的老师,由他们在课余时间负责孩子的培训课程和课外游戏。

家庭是人类抵制商业化的最后一个堡垒,现在这个堡垒里的人把家都外包出去了,甚至有的家长平常把孩子扔给保姆和家庭教师,自己出去吃吃喝喝、搓搓麻将、做个指甲、美个容,连运动都是被按摩师代替掉的。

在孩子的教育上,父母缺席,“需求专家”大行其道。家庭教育外包风其实欧美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出现过,结果,专家跟踪这些

“外包孩子”的成长轨迹,发现孩子的不良品性和生活习惯,与父母对其关注度不够、教育不得法有密切的关系。家长盲目地将教育责任“外包”,从而割裂了父母与孩子的亲情联络,使孩子变为某种意义上的“特殊孤儿”,孩子因此产生被抛弃感,长大后患抑郁症的比例是普通人的4.8倍,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到了中年仍然单身,因为这些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,对情感和家庭总表现出疏离感和不信任。

凭借着上百次访问和对实际生活的观察研究,美国加州大学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写出了《我们如何捍卫私人生活》一书,对私人生活外包状态进行探析。他指出,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认为一切均可“外包”,唯独孩子教育不能“外包”。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母亲,为了督促孩子的学业,辞职当起家庭主妇,没事就到学校做志愿者。结果,一些富裕社区

的学校,不管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,招募志愿人员时,招一个来十个,家长全面介入学校的教育,重新界定了学校和家庭之间的界线。

这种家庭介入学校教育的风尚,和中国目前中产新贵对独生子女的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中国的中产新贵教育孩子,注重的是选择好学校,把教育职责全推给老师。

“子不教,父之过。”正确的教育是,孩子知识性内容的学习可以大部分“外包”给学校,思想品德、习惯养成、亲情培养等则应“自包”。

本报1月14日介绍的琴童刘泽锴成才之道中,有一点非常值得家长们学习,那就是刘泽锴的父亲刘大海坚持“我和孩子相辅相成,共同成长”。刘大海看不惯那些把孩子送去上钢琴课,自己今天“瑜伽”,明天“饭局”,或是在地下车库打瞌睡的家长。他问道:“你自己不付出,怎么让孩子去付出?” 宁致诣

放手让孩子独自飞翔

“替代成长”剥夺了孩子自我成长的机会,而成年人在与孩子接触的过程中,往往会因为孩子的某些品质或行为而将其概念化,“学霸”、“聪明但不努力”等,这些概念逐渐内化成为孩子内心的自我标识,由

此设定了孩子自我成长的轨迹。

不要给孩子太多的界定,也不要将教育完全外包,就让他按照普通孩子的轨迹自由生长,才能调动其内在的生命能量,对自己的行为负责,对自己的人生负责。 张丽珊

【育儿透视】

感恩账

寒假开始,各式各样的另类作业又出现了。湖北一所高校给大一学生布置的寒假作业是“算算感恩账”,让大学生计算从出生开始,直到大学毕业所花费的费用总和。有学生按照清单算完账后哭了,“从出生到毕业,我已经花了父母足足90万元”。

现在许多学生觉得父母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,他们确实需要算算父母都给了他们什么。但亲情这笔账又怎么算得清呢?90万元只是可以看到的各项花费,而父母在孩子身上倾注的情感,那种随时随地的惦记,那种尽己所能把最好的都给你的付出,那种不求回报的关爱,是多少钱也无法衡量的。

陪读账

随着留学热的不断升温,跨国陪读的家长成了旅居海外的华人中一个特殊的人群。他们放弃自己的人生轨迹,和妻子/丈夫常年分居两地,生活中唯一的关注点就是孩子。

对留学生来说,家长陪读确实会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实际困难,比如衣食住行有人照料,和家人保持近距离的情感沟通等。但与此同时,那种时刻被监督、被寄予厚望的感觉,那种“你必须做到最好,否则就是对不起我”的心理压力,也会让人喘不过气来。

为了做“家长”孤注一掷,放弃同样重要的“儿女”“丈夫”“妻子”的身份,甚至放弃更重要的“自我”,未免有些得不偿失。 米莞

SHOW

昊昊

出生日期:2010年2月24日
身高体重:105cm,18kg
爸爸朱文捷、妈妈吕斐寄语:
祝你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!

谢尼娜 提供

【育儿榜样】

李大鹏:去澳洲当“厨子”

今年亚洲杯足球赛期间,正值著名足球解说员黄健翔45岁生日,他和前国脚郝海东到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最大的KTV唱歌,老板李大鹏亲自接待。

中学时期的李大鹏是那种典型的调皮捣蛋的孩子,妈妈无奈之下决定把他送到澳大利亚去读高一,办签证订机票交学费花了二三十万元,只希望他读完高中升大学,别给家里人丢脸。可李大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“优质学生”,但他对自己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定位,而这恰恰是很多好学生

所不具备的长处。

李大鹏自小就爱烧菜,还曾到蓝翔技校学过烹饪,出国前就拿到了厨师证。17岁那年,李大鹏退学去澳洲中餐馆打工,周末还卖房子、开出租,最累的时候一天工作16个小时。当他向父母坦白实情后,父亲责骂道:“我花了这么多钱就培养了个厨子?”

靠出色的厨艺拿到绿卡后,李大鹏重回校园继续大学生活,此时他已经攒到了第一桶金,把父母接了过去,生活富裕,衣食无忧。也许在别人眼里,大学毕业去开家饭馆是件挺

丢面子的事儿。但是如果颠倒一下,一个饭馆老板努力学习考上了大学,众人就会觉得这太励志了。其实,人这一辈子没有什么高下对错,活出真我最重要。

2008年底李大鹏开出第一家川菜店,四年后开了分店,2013年又创办昆士兰州最大的KTV。李大鹏说:“每个孩子从小接受的教育、自控能力、叛逆期都不同,想取得成功,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目标,不管发生什么困难,都不放弃努力。”

沈瑜